密齋筆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密齋筆記
作者：謝采伯　南宋

自序

余好漁獵書傳，時年六十有三，易班東歸，天賜一閑，無以解日，書生結習未除，亦自角有聞見，豈應以鶻弁泯沒，遂著於篇以示兒輩，曰或問者，兒輩所質問也。經史、本朝文藝雜說幾五萬餘言，固未足追媲古作。要之，無牴牾於聖人，不猶愈於稗官、小說、傳奇、誌怪之流乎？庶後之子孫，知餘老不廢學云爾。淳祐元年辛丑長至謝采伯元若甫引。

卷一

《易緯稽覽圖》云：伏羲至無懷氏，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三年，神農五百四十年，黃帝一千五百二十年，少昊四百年，顓頊五百年，帝嚳三百五十年，堯一百年，舜五十年，禹四百三十年，殷六百四十四年（案：原本誤作四百九十六年），周八百七十三年（案：原本誤作六十七年），秦五十年。已上六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年。惟伏羲畫八卦，傳於後代，餘既六萬餘年，略無文字，可考何耶？抑有，而不傳也。班固曰：唐虞以前，雖有遺文，其語不經？故言黃帝、顓頊之事，未可明也。又《乾鑿》，度乃蒼頡注，三墳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與《素問》等書，皆書也，非有而不傳者與。又曰：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戰國二百二十五年，秦四十年生漢高祖；三國五十六年，晉一百六十年，宋六十年，齊二十四年，梁八十七年（案：原本誤作五十六年），陳三十三年，隋三十八年生唐太宗；五代共五十餘年生藝祖。三大英主，撥亂反正，拯民塗炭，漢尚高厚，唐立法度，國祚悠久。本朝用儒，立國以仁，卜世卜年，永永無極。

漢興諸臣，雖非粹然一出於正，然皆能以功名自奪，乘芳汗青者，正以其一時言議合於事情而本於理義也。沛公意欲留居秦宮中，樊噲諫曰：“此奢麗之物，皆秦所以亡。”

沛公不聽，張良又諫曰：“宜縞素為資。”二臣之諫，周公之《無逸》也。韓信言項王為匹夫之勇、婦人之仁，又言項羽實失天下之心，又言約法三章，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。韓信能占民心為趨向，是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也。項羽殺義帝，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：“仁不以勇，義不以力，宜率三軍，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，此三王之舉也。”董公之言，《春秋》討賊之義也。太公家令說太公曰：“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，皇帝雖子，人主也；太公雖父，人臣也，奈何令人主拜人臣。”後上朝，太公擁篲迎門卻行，是明於君臣之分也。人皆曰：漢初諸臣，多粗暴凶詐之徒。借以集事思之，皆明於綱常、合於禮義，此理亙萬古，未嘗一日泯滅也。

高祖好酒及色，範增又云：“貪財好色”。高祖興王，史臣安敢加毀，緣是難遮掩，未免直筆。今觀其一入秦宮，見帷帳、狗馬、重寶、婦女以千數，便欲留居，賴二臣之諫，回軍霸上。一入彭城，可謂重地，便收其貨寶、美人，日置酒高會，是時無諫者，遂一敗塗地。及得天下，又溺於戚姬，幾欲廢太子，微四皓，則又是一場狼狽。外物易移，內欲易動，幸迫於利害而止。我朝藝祖真聖主也。

真宗嘗謂王旦曰：每除拜宰相，親王不禦崇德殿，不視朝，其意以命宰相，親王示不敢專也。

崇寧五年，敕節文小鈔，知通監造，書押印，造樣號，年限條禁，並依川錢法，軍人官員請給不用外，買賣、倉場、庫務、出納依見錢行用，三年為界。大觀二年，第一料其樣與今會子略同，上段印準，偽造鈔已成，流三千里，已行用者處斬。至庚寅九月，更不用，中段印畫泉山，下段平寫一貫文，省守倅姓押子，此會子兆端也。紹興十二年，戶部張澄欲行會子，給事中胡霈然沮之而止。紹興二十二年，竟行之，今九十餘年，其弊極矣。而大觀小鈔，民以為便者，造之有限，而換之有信也。

高宗語：東宮須是讀書，便知古今治亂，便不受人瞞。朕初即位，群臣多勸法仁宗。仁宗固是仁厚，末年紀綱幾乎不振，所幸得韓琦，遂無事。本朝自有太祖，何故不取以為法。

聘後黃金二萬斤。新莽用三萬餘斤。《晉誌》云：漢用二百斤，晉亦用二百斤，往往金至後世愈少。宋用銀五萬兩，金五千兩。南渡後又減至銀二萬兩，金二千兩。

南齊正月上辛祠昊天，次辛祭後土，十一月元日祈穀於上帝。注云：謂以上辛郊祭天地，

郊，特牲。雲效之用辛也。周之始，郊日以至。注云：陽氣新用事，而用辛日。此說非也。用辛日者，凡為人君者，當齋戒自新也。

神宗朝，冬至當十一月晦。有言晦不可郊，而無人知此故事，惟宋敏求云：太祖乾德初，郊亦是十一月晦日，遂用當月十六日甲子郊。《國朝會要》不載此事，乃宋次道家收得朝報。神宗大嘉之，龔養正所撰載之甚詳。慶元丙辰，宏詞出：“乾德初郊慶成頌。”試者非特不知晦日。本宋有一卷，乃云：“祖宗並侑。”又云：“歸胙慈極。”不知乾德時，慨未有家廟，杜太後已上仙，亦未嘗有慈極。

近年郊祀隻用黃琮蒼璧，卻不見用四圭。有人問禮官，云：“四圭兩圭已於景靈宮用了，黃琮蒼璧乃是禮見天地。”

宰執子授京秩始於呂蒙正。《時政記》進禦始於李昉。班直八年，敘補軍校始於高瓊。《起居注》進禦始於梁周翰。帶職致仕始於王文正公旦。糊名考校始於周起建議。

宣和時，彗星竟天，徽宗震怒，謂趙挺之曰：“蔡京所為，皆如卿言。”京免相，挺之複為右僕射。始，京在崇寧初，首與邊事，用兵連年，不息一日，徽宗論輔臣曰：“朝廷不可與邊庭生隙，釁端一開，日尋幹戈，生民肝腦塗地，豈人君愛民之意。”挺之退語同列曰：“主上誌在愛民息兵，吾輩義當將順。”時執政皆京黨，但唯唯而已。

“以準皆各，其及即若。”王元澤以此八字該括法律。

天聖四年，州軍並不得官置醋坊。近陳提舉振孫博通古人，仰體祖宗恤民之意，舉行萬戶，停廢醋庫，邦人至今德之。

《東京記》：舊八作司，太平興國二年，分東西二司，乃泥作、赤白作、桐油作、石作、磚作、瓦作、竹作、井作，以上名八作。後兼備攻城之事，乃二十一作。天聖元年，置官屬，今八作司獨傳。伎巧之物。若致遠務、裁造院、茶湯磨院、針線院、布庫、鑄場務、煎膠務、擊鞠院、雲韶班院、印經院、燒朱所、新衣庫、菜庫，纖悉畢備。及前宰執侍從大第，環拱蓋以百數。錢塘駐蹕，庶事草創。追想全盛，太息久之。

都曲院曲賣於酒戶，西京、南京皆然。東京在城，每歲四十七萬四千六百四十五貫。南京在城，賣曲三萬六百九十貫二百一十七文，五十里外，務場別有數台。州在城及諸邑

縣、諸路橋港頭，酒額每歲八萬一千二百九十八貫。《泊宅編》云：“ 院之井滓穢不堪汲用，惟以造曲特善，他井皆不如。 ”開寶二年，詔曲價高可於十分，中減放二分。六年，減價每斤止收一百文足陌。太平興國六年，詔在京賣曲每斤元定二百文，自今每斤減五十文。淳化五年，有司言諸道州府，先置榷酤，募民掌其事，內四百七十處，歲額無幾，願一切罷之，但賣曲，願收直。詔從其請。景德元年，罷江淮、兩浙、荊湖製置榷酤。

澶淵之役，射殺其貴將達覽，遂潰。曹利用與其飛龍使韓杞見行在，議盟。真宗謂輔臣曰：“ 初欲令石普，楊延邀其歸路，而以精兵踵其後，腹背擊之，然兵連禍結，何時而已，故徇其請以休息天下之民。若彼自渝盟，以順伐逆，殆未晚也。 ”當人主英斷，事力全盛，人材輻湊，可以戰而不戰，果享百餘年和好之利，兵端果可輕開耶？

范蜀公《正書》云：舜之五刑者，流也、宮也、教也、贖也、賊也。流宥五刑者，舜製五流以宥三苗之劓、刖、宮、大辟也。《書》曰“ 苗民弗用靈，制以刑，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”者，此也。堯所以哀矜庶獄之不辜，遏絕之，使無世在下也。舜其仍用之乎？仍用之，則是踵苗之五虐而遂有十刑。安得云明於五刑以弼五教？堯嚭清問下民廢去此法矣。至禹時，德既下衰，方用此肉刑。揚子云：夏後肉辟三千，不膠者，卓矣。然禹亦未必用，隻是用之以為贖刑。《呂刑》，所謂訓夏贖刑也，直至秦時方用，如黥太子傅之類是也。至漢文帝，又不用。至宋文帝，因劫賊有赦，方於劫賊面上刺一劫賊字。至五代後周，刺配之法盛矣。大率流始於堯舜，墨始於苗，贖始於禹。先皇考與範寺簿說：羅大著《點囚輪對割子》，乞減配法，乃是近日配人之多。張方平亦有割子，羅乃繳帖在前，上付來棘寺，諸公議論將茶鹽犯法之人刪改太輕，戶部沮而不行。

《金匱》曰：武王伐紂，雪丈餘。漢宣帝本始元年，匈奴擊烏孫，欲還，會天大雪，一日丈餘，民畜凍死，殺數萬級，馬數萬匹。唐李昉因天大雪，疾馳百二十里到蔡，破其門，平蔡。吐蕃諾邏兵入大門，會天大雪，吐蕃皺凍，趨西道以歸，王君奠率秦州都督張景順，約乘冰縱兵，盡俘以旋。白元光合回紇兵於靈台，雪霧嚴晦，吐蕃閉營撤備，乃縱擊之，斬首五萬級，生擒萬人，收所俘唐戶五千。嘉熙丁酉十二月，大雪中大敗金人，捷旗報積屍如山。豈非雪霜肅殺之氣助順討逆致然。

《張彙節要》云：二太子窩裏孛之妻餘輦公主，乃遼主天祚之女；黏罕之妻蕭氏，乃遼主天祚之元妃，各因間勸其南寇，陰報朝廷，助兵攻遼之隙。又秦檜上斡離不黏罕書曰：“ 竊觀大金，今日計議之士多，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籌定計，非忠於大金也，假威大金

以報其怨爾。大遼妃女陰報於內，大遼之臣若餘睹、郭藥師輩讚謀於外，乃吾國厄會所致。”

餘嘗觀《靖康傳信錄》以及《孤臣泣血錄》諸書，臣子有不忍言。後達勒達圍閉燕京，金主珣遣人議和。達勒達欲得公主一名，從公主美女男子各百人，及護駕將軍十人，細軍一千人，禦馬三千匹，綾羅繡衣服、金銀珠寶三千載。珣皆從之。又以色默圍燕之久，再索犒軍金帛，珣複從之。其事與靖康略無少異，此貪婪大果報也。黏罕克河東斡離不，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肅，陷開封府至順州凡一百八十餘州，八百七十五縣，蹂踐殘滅，何可勝紀。而自元祐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，殘破河東、河北、山東、山西複一十七府、九十餘州、鎮縣二十餘處，數千里間，殺戮皆盡，城郭丘墟，金帛、子女、牛羊馬畜皆席卷而去，屋宇悉皆燒毀，此殺戮大果報也。小既有小果報，大豈無大果報耶？《南遷錄》以為不及百年，臣子大書於冊以為古今一大快，亦以誌後日一場大果報，必不輕矣。

鄭介夫俠聞子侄用王氏學講考槃之義曰：“弗諼者，弗忘君之惡；弗過者，弗過君之朝；弗告者，弗告君以善。”公歎曰：“是何言歟，一不用而忿戾若此，何以為碩人？何以為考槃？”遂訓之曰：“弗諼者，弗忘君也；弗過者，弗以君為過也；弗告首，弗以告他人也。”介夫上《監門圖》已感動上意，見於施行。及流落挫折之餘，一話一言，未嘗不在君父、君臣之倫，盡矣。橫渠張子厚著《西銘》有曰：“不弛勞而底豫，舜其功也；無所逃而待烹，申生其恭也，是皆聖賢，能處人倫之變。”父子之倫明矣。劉庭式娶瞽女，後倅密州，喪之逾年而哀不衰。東坡問曰：“哀生於愛，愛生於色。今君愛何從生，哀何從出乎？”庭式曰：“吾知喪吾妻而已。吾若緣色而生愛，緣愛而生哀，色衰愛弛，吾哀亦忘，則凡揚袂倚市、目挑而心招者，皆吾妻也。”夫婦之倫得矣。司業趙彥昭《兄弟訓》引薑肱、李充、陳業、徐苗、許荊、李鴻、二孔、兩趙、陰慶、卜式、桑虞、蔡邕以為勸，反覆千餘言。兄弟之倫著矣。二程之諸及門若遊酢、謝良佐、品大臨、楊時，東坡之門若黃庭堅、秦觀、張耒、晁補之，儒學文藝俱有切磋琢磨之益，交朋之風不其盛歟！此我朝之治所以遠過漢唐也。

《江州塚記》其略曰：開寶乙亥歲，問罪於李煜，曰：“朕司億兆，許卿不殺而弗信乎？”煜弗之悟，由是流矢蝟集其宮，擒煜於轟下。江州蟻聚詬罵，王師先鋒曹翰竟屠其城，橫屍三萬七千餘。明年丁丑，皇帝嗣位。太子興國之二載，太子中允臣周敬術銜命察俗，又獲遺骸一萬七千，窆於廣陽門外。本朝以仁立國，未嘗妄殺，獨曹翰一軍輕試其鋒。曹彬有賢嗣，而翰無後，天道昭然矣。

《湘山錄》載：咎居潤、董思誨、黨進三人皆不識字。本傳但書其戰功多，不責以文學。史法當然如晦，野史所以備言之。國初人物洪毅沈鷙為有餘，浮華緣飾為不足，便立得功業，與中葉人物不同。

張子韶在經筵，太上語：“以朕用人，盡付之公道。”子韶奏云：“陛下付之公道，隻得古人一半。”太上問其故，曰：“孟子曰：‘左右畢曰賢，未可也；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，見賢焉，然後用之，必須又斷之，斯可也。’”太上又云：“台諫不可承宰相風旨。”子韶奏云：“以臣觀之，非特不可承宰相風旨，亦不可承人主風旨。”

杜黃裳為河中尹，盧坦為尉，召坦曰：“某家子與惡人遊，破產，蓋察之。”坦曰：“凡居官廉，雖大臣無厚蓄，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。如子孫善守，是天富。不道之家，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。”黃裳驚其言，自是禮遇加厚。張於湖孝祥、何侍郎異、余提刑澄並大書刻之石。黃裳除吏，不甚別流品，通饋謝，無潔白名，又納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。卒後，御史劾奏，子載辭服，坦乃得持其短。不然一尉之微，安敢抗對如此？《李翺集．坦傳》亦載其事。

本朝惟文潞公建雙節，終亦辭了帖麻不行。韓忠武建鎮南、武安、寧國三節，出於異數。

紹興九年朝陵，乃范如圭之請，高宗云：“非卿，不聞此言。”其夫田一書，真有志事功之士，惜不見於用。《國史．秦檜傳》云：校書郎範如圭上檜書，責以曲學背師、忘仇辱國之罪，且曰：“公不喪心病狂，奈何一旦為此，若不早改圖，必且遺臭萬世。”未幾，如圭奉祠。《中興小錄》遺其書。范乃元祐故家也。

景祐四年，安平縣主言：夫吳守正父元隨範喜居漣水軍，欲聽喜添錢開酤，海州沭陽縣周穰村酒務詔：“開封府召喜及寫狀人，本宮管當人勘罪施行。”又張乖崖判百姓乞增撲酒課利，狀云：“將五分折變於官錢，是一倍增抬於酒利，加水減料，使百姓有言，置我何地？”是時朝廷州郡皆不許人劃奪，令但給與高價，蓋不複為後人慮也。（珶按：主言夫三字疑有脫訛）

常州通判沈長卿《上參政李光啟》曰：晉紳守和親，先出婁敬之下策，空言難信，結孰慮吐蕃之劫盟，夷考讚普兵敗，獻馬黃金求婚。景龍二年，還其婚，帝以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妻之。開元二年，其相上書宰相乞盟，上令姚崇報書，載辭未及定，而十萬之

師已寇臨洮，入蘭渭。永泰，請和，詔宰相杜鴻漸等同盟。而仆固懷恩不得志，導其將犯邊，眾二十萬已逼奉天。懷恩死，遂無謀。主複遣使來聘，詔宰相與吐蕃使者盟，俄寇靈州，蓋不止劫渾瑊平涼，盟變起倉卒而已。終唐之世，凡九和而十四戰。皇甫惟明曰：“皆其邊將好功之人為之。”固有是說，亦其主不守信義所致。尚主者二，自稱甥舅之國而數為邊患。人主撫有四海以婉治之，姿遠適異地，垢辱甚矣，君臣莫之恥也。五代以來，幸免此患。嚴尤以漢為無長策。長卿可謂正論：“權奸文致，其罪株連正人。”嘻，其甚矣！

王欽若欲為相，王文正公旦累抑之，云：“祖宗朝不曾用南人當國。”故欽若以立賢無方之說助真廟之聽。真廟以問文正，文正云：“立賢無方，必須賢而後可。”熙寧以後，更改祖宗法度，而群小又主紹述之說，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合為一談，稔成靖康之禍。孔孟之言豈誤天下後世邪？王文正公云：“必須賢而後可。”王欽若果賢者邪？無改於父之道謂合乎道者，無改不合乎？道者，改之可也。朱文公注曰：“方，猶類也。惟賢則立之於位，不問其類也。”

李迪挫丁謂奸邪之鋒於正熾之時，王曾乘丁謂之失而能暴其彌天之罪。進君子，退小人，此秉鈞衡者第一義。王文正旦遂無如之何。文正得君如此，不能以身為去就去王欽若、丁謂，況他相哉？馮拯為之營救，惠奸莫甚焉。（珽按：惠字疑有訛）

仁宗朝，王安石知製誥，賞花釣魚，內侍各以金柅盛釣餌置幾上，安石食之盡。明日帝謂輔臣曰：“王安石詐人也。”老蘇云：“王安石乃盧杞、王衍合為一人，天下將被其禍。”後安石參政御史，中丞呂晦叔云：“安石外示樸野，中藏巧詐，驕蹇慢上，陰賊害物。大奸得路，群陰彙進，則賢者漸去，亂由是生。誤天下蒼生者，必斯人矣。”安石嚐奏言：“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，不中理者十有八九，宜隻令中書自出牒。”帝愕然。唐介曰：“如安石所疏，則是政不自天子出。”李師中始仕，州縣邸報包拯三事。師中曰：“包公何能為？今鄞縣王安石眼多白，甚似王處仲，他日亂天下必此人也。”陳了翁每謂：“天下事變故無常，唯稽考往事，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，王氏之學乃欲廢絕史學，而咀嚼虛無之言，其事與晉無異，必亂天下。”《彈蔡京文》曰：“絕滅史學，一似王衍，重南輕北，分裂有萌，逮今三十餘年，而所言無不驗者，人固未易知，亦豈有終不可知者。安石，聖君知其詐，群賢知其奸，或遏於已用，或爭於已行。非無其人，而治亂所由分，定數有不可逃爾。”

新刊荊公《字說》二十四卷，前無序引，後無題跋，獨雷抗為之注，天下公論昭然明矣。

餘乃平心定氣而言曰：“此許慎《說文解字》也，雷抗即徐鍇之傳釋也，但以之解六經、導後學，則穿鑿之論蜂起，豈大儒所為也？”

王安石廢了銅禁不知在何時。張樂全奏議云：“自王安石為政，始罷銅禁，奸民日銷錢為器，邊關海舶不複譏錢之出入，故中國錢耗而西南北三邊皆山積。請詰問安石，舉累朝之令典，所以體國便民者，一旦削而除之，其意安在？”

王安石以六經文奸，似王莽；蔡京黨籍錮正人似東漢；中常侍秦檜興大獄、陷忠良，似李林甫。本朝累聖相承，仁厚恭儉，過漢之文景。此三小人傷政害國，言路榛棘，外敵侵陵，可為痛哭。

通州使君徐先生云：當時辟新法者甚眾，然都攻他不破，惜乎諸公思慮不及此。成周之法，大處是井田封建。荊公大底不曾行得，卻如何要把細碎處來行，失了大綱目，理會末節，祇就他裏面點檢，其說當自息。

秦檜修禮樂、文太平，止專用一宦者邵諤主之，人呼為邵局令。渾儀樂器中猶鑄邵姓名。禮樂之器間有不合經典處，是欠名儒討論。

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；靖康播遷自何桌主和。維揚失守自汪伯彥、黃潛善主和；金人之變自秦檜主和。議者乃曰：“外雖和，內不忘戰，此又其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。一溺於和，將士解體，尚能戰乎？”此胡澹庵之論。若然，則景德、慶曆之和，致一百七十餘年承平之效非歟？寇萊公富鄭公輩果誤國者歟？餘曰：“和在我，則為禦侮；在人，則為納侮。”紹興八年，金遣烏陵思謀來議和，豪長達齎主之，上雖聽檜計與之和，實疑其詐。王倫奏：“北有悔割地意。”繼誅達齎。十年，兀術集兵祁州，分四道入侵。檜言於上曰：“臣昨見金國達齎有講和割地之議，故讚陛下取疆。既而，兀術戕其叔達齎，和議已變，故讚陛下定吊伐之計。”金之初和也，諸將有異議，及其果叛盟，益以和為非。檜有再和之議，獨患諸將難製，於是範同獻策，召三大將既至，遂皆拜樞莞而罷其兵。三十一年，金人複敗盟，侵淮。此紹興和議始末。至隆興甲申，和議定，而開禧丙寅複自渝盟矣。

《中興小錄》云：龜年諭右僕射秦檜云：“主和則沮止國家恢複遠圖，且植黨日眾，專國自恣，漸不可長。”檜即上章辭位，旋奉祠。其子衡守嚴州，日錄其父彈秦檜文投子津，止及其彈秦檜婦翁王次山、姻婭王昂及楊願兄梓等，不言其主和，何也？必是別有

一疏不主和議，其子失記錄。而彈王仲等事，《小錄》又失於記錄爾。

卷二

武帝欲立昭帝，以子幼，恐效呂氏殺鉤弋，夫人云：“汝以子不得活矣。”太宗感李淳風之言，欲盡殺後宮，淳風曰：“不可，恐生少者，陛下子孫無遺類。”遂髡為尼，聚之感業寺。二君割情絕愛，思患預防，可謂剛明果斷之主。然漢以元後稔王莽之變，唐以高宗釀則天之禍，孰謂人事果能勝天？聖人第言修德以弭天變，未聞殺人以杜後患。

漢武帝祠神君最貴曰太一，非可得見，聞其言與人音等，時去時來，居室帷中所言，世俗之所知無殊絕者，而天子心獨喜，即今之鳴童也。

後漢止三宗九帝，皆幼衝。一百十八年，政歸母後，幸竇鄧之賢，內外扶持，無大變故。士大夫知禮義、尚名節，未嘗屈身阿附後族，乞憐中常侍以求進者，有李固、李膺、范滂、陳蕃、郭泰諸名儒為之倡，故至於曹操之世，尚不敢染指漢鼎。

蕭何說漢王曰：“臣願大王王關中，養其民以致賢人，收用巴蜀，還三秦，天下可圖也。”鄧禹說光武曰：“於今之計，莫如延攬英雄，務說民心，立高祖之業，救萬民之命，以公而慮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蕭何、鄧禹開口議論，便是混一規模。諸葛亮草廬語曰：“操以擁百萬之眾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；孫權有江東，已曆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，賢為之用，此可與為援，而不可圖也。”開口議論吳魏，便自下手不得。畢竟跨有荊、益，隻是偏霸規模，無複混一氣象。

漢唐之禍，激於君子，成於小人。成於小人，固勢所必至；激於君子，實念慮有所不及。春秋之法，責備賢者，可恨也。夫陳蕃年八十餘，老成慮事非不詳，而誅曹節不克，遂成黨錮之禍，漢因以亡。李訓通經明易立誌，非不正，而誅仇士良不克，遂成甘露之禍，唐自此亦亡。人皆知亡漢唐者由宦官，吾以為亡漢唐者蕃與訓也。蕃、訓之謀不萌，宦者雖用事，幹紊朝綱，然變決不如是之亟，禍決不如是之酷，國決未至於遽亡，則為禍首者，蕃與訓也。然則宦者終不可去歟？曰：“芟夷以漸，區處有術，害去而人不知，功成而禍不作，謀必謹於其始，事必稽其所終，則得矣。”夫子曰：“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”聖人豈不疾惡，而戒其已甚者，慮後患餘禍之未艾也。夫子嚐誅少正卯矣，而未聞其為亂者。聖人之功用與君子固不同也。

程泰之《考古編》言：“太宗虯須可掛弓。”杜詩謂：“中有美少年，虯須十八九。秦王時在坐，真氣驚戶牖。”是虯須乃太宗。《太平廣記》所載乃李靖遇虯須客，云：後十餘年，數千里外有異事，是吾得事之秋。貞觀中，靖位至僕射，東南蠻夷報：有海賊以千艘精甲十萬人入扶餘國，殺其主自立，國內已定。虯須又成功矣。或曰：“衛公兵法，半是虯須所傳。”乃知又別是一虯須。豈英氣所鍾適同耶。

隋大業中，置進士科。武後永昌元年，始試進士於洛城殿。殿試自此始。久視二年，設武舉。皆作法於亂世，非哲王之令典，而自唐以來沿襲不廢。士以為榮，初不知煬帝、武後為何如主也。

武後已為後，高宗令上官儀草詔，欲廢之。楊貴妃亦兩為明皇遣出外宅。二君亦不為不知其非，而不能決於必行，所謂惡惡而不能去，善善而不能用，邦由以亡。

《幸蜀記》云：馬嵬之變，陳玄禮以兵諫，可謂急矣，明皇云：“妃子朕自處置。”遂馳入驛門內，立旁小巷，不忍歸，聖情昏默，久而不進。韋見素男、京兆府司錄鍔進曰：“臣欲吐萬死之言，陳社稷之計，伏願陛下留意少聽。臣聞螫手斷腕者，非不痛；嬰病餌藥者，非不苦。夫痛之與苦非人所欲，而莫能不為者，蓋全乎大體也。今宗社震駭，朝野驚惶，陛下去禦座，涉草莽，可謂螫手嬰病矣，豈可懼解腕苦口之難乎？臣觀眾意怒妃子事宜，成敗之間，在晷刻矣。臣嚮讀荀悅《漢紀》有曰：‘以計勝色者，昌；以色勝計者，亡。’今日之事，伏惟陛下割恩斷忍，以寧邦國。”因就地叩頭，流血被面，上親以手策起之。鍔初請幸蜀云：“臣年三十，未嘗遠遊。”時鍔以宰相子，年才三十，激烈慷慨如此。天寶全盛時，東閣郎君乃有此人物耶。

男，陽也。陽則明，明則理無不通。陽主舒、主噓，舒且噓，則財有所施。陽主生，生則物無往而不愛。男子者，皆陽之象也。女，陰也。陰則晦，晦則理有所蔽。陰主慘、主吸，慘且吸，則財有所斬。陰主殺，殺則物無往而能愛。婦人者，皆陰之象也。

前漢《外戚傳》乃在《匈奴傳》後。夫妃後儷乎至尊，合聯比帝紀，乃置之《匈奴傳》後。班固以為：“平日後宮之費，不下一敵國，而呂太後、趙飛燕等，內戕皇嗣，外擅兵權，漢之存亡，在其掌握，甚於匈奴，雖謂之女戎可也，置之於《匈奴傳》後亦可也；其負宗社、誤國家，附之於帝紀之後，不可也。”其敘傳曰：“桀之放也，用妹喜；殷之滅也，嬖妲己；幽王之禽也，淫褒姒，是三代之亡也，由於內不由於外也。”明皇失國，由一楊妃，亦三代之覆轍。是百萬之師，不若一女子足以亡人之國也。餘史外戚未

嘗在《匈奴傳》後，此班史所以為諸史冠也。

唐莊宗時，皇太後、皇後交通藩鎮。太後而誥令皇後曰：“ 教命教旨，蓋始於此。 ”後欲殺郭崇韜，莊宗不從，因自作教命，與繼岌竟殺之。後即笞劉叟於宮門者，劉叟蓋其父也。

莊宗為郭門高所弒，五坊人聚樂器而焚之。歐陽公云：“ 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終。 ”莊宗好伶而弒於門高，焚以樂器，可不戒哉。餘曰：非也，其禍蓋起於劉後之擅殺郭崇韜也。始劉後聽宦者讒言，遣繼岌殺郭崇韜。皇弟存義，崇韜之婿，讒者曰：“ 存義且反，為婦翁報仇。 ”乃因而殺之。又讒朱友謙不自安，必反，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。門高姓郭，拜崇韜為叔父，而存義又以門高為養子。時馬直軍王溫宿衛禁，中夜謀亂，被誅。莊宗戲門高曰：“ 汝黨存義、崇韜負我，又教王溫反覆，欲何為乎？ ”門高恐退而激軍士為變，從樓上射莊宗，傷重踣於絳霄殿下。其禍起於劉後之擅殺崇韜，特成於門高爾。門高，《優伶傳》名從謙。

姚萇掘苻堅屍，鞭撻無數，裸剝衣裳，薦之以棘，坎土而埋之。姚萇又夢苻堅將鬼兵入營，萇懼走入宮，宮人迎萇，刺鬼誤中萇，陰出血石餘，萇遂患陰瘭。醫刺出血如夢，竟狂言而死。姚萇已鞭堅屍，尚能見夢邪？

慕容廆引朱左車、胡母翼、孔纂為賓友，劉讚儒學該通，引為東庠祭酒，世子皝率國胄，束修受業。馬廆覽政之暇，親臨聽之。廆嚐著《家令》數千言，年六十五，在位四十九年。廆，第三子也，聽言賞諫，雅好文籍，勤於講授，學徒千餘人，又著《典教》十五篇，以教胄子至子雋。嗣位，複立小學於顯賢裏以教胄子雋，酒酣賦詩，談及經史。垂，廆第五子也，再複燕國，年七十一。寶，廆之孫，亦從儒學、工談論、善屬文，引中書令常忠、尚書陽廆等於東堂問伊周事，談宴賦詩，文物藹然。十六國中，惟慕容有家法國祚，受命亦稍延。姚襄溫故知新，講論道藝。萇令留台諸鎮各置學官，又臨終謂其子興曰：“ 汝撫骨肉以仁，接大臣以禮，待物以信，遇黔首以恩，興亦講論經籍，不以兵難廢業。 ”又與鳩摩羅什及僧略等諸人校《新經》八百餘卷，州郡化之，事佛者，十室而九。若劉淵、聰、粲、曜，石勒、虎閔，苻生，赫連勃勃等，其凶徒逆儔，淫酷屠戮，無複人理，禍亦不旋踵矣。

襄國大雨雹，石勒問徐光，對曰：“ 去年禁寒食，介推帝鄉之神怨，憾動上帝。 ”勒下書曰：“ 寒食，井州之舊風，子推，曆代攸尊，請複寒食，更為植嘉樹、立祠堂。 ”黃

門郎韋謏駁曰：“自子推已前，雹者複何所致？此自陰陽乖錯。且子推賢者，曷為暴害如此。求之冥漠，必不然矣。”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新序》、《汝南先賢傳》、《鄴中記》、《後漢·周舉傳》皆言之。舉為并州刺史，作吊書置子推廟，言：“盛冬去火，殘損民命，非賢者之意。”寒食乃是仲冬，非今之清明。石勒問徐光事，《容齋》不載。

石虎獲劉曜女，年十二，有殊色，嬖之，生子世十歲，立為皇太子，劉氏為皇後。虎死，遵弒世，火災月餘，後為慕容恪所擒，趙亡。苻堅滅燕慕容衝，姊為清河公主，年十四，有殊色，堅納之，寵冠後庭。衝年十二，亦有龍陽之姿，又幸之，姊弟專寵，宮人莫進，果符“一雌複一雄，雙飛入紫宮”之謠。壽春之敗，衝叛自立為皇帝，據長安，堅死，秦亡。石虎擒曜，苻堅滅燕，皆有席卷天下之勢，而卒皆因所滅之國一小女子，其國亦亡，異哉！

楚鄭褒紿新人以掩鼻，而楚王割其鼻。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，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，王問之，曰：“美人多矣，亦猶臣前所得魚也。臣亦將棄矣。”王布令曰：“四境之內，有敢言美人者，族。”婦人智術高出男子之右，雖自古而然，亦成周時。八百餘年之後，侯國子弟，昏懦愚暗，容易為婦人所紿。

三世之將，道家所忌，昔有是言。《六韜》為後世淡兵之祖，而太公封於齊，與周匹休，至田氏之篡，其傳亦已久。太公之謀，一出於正爾。

陳勝、吳廣起蘧畝，便會使錢知秦將，賈人之子郎啖以利。陳平布陣，金多得善處，又令捐金四萬斤，間疏楚君臣，幹戈中也隻揮金。

漢高祖已曾入韓信壁奪其軍，自垓下戰勝還定陶，又馳入韓信壁奪其軍。文帝自代來夜拜宋昌為衛將軍，領南北軍，張武為郎中令，行殿中，還坐前殿下，亦綽有父風。是時，習聞兵機將略，大率可喜。

赤壁之戰，孫權曰：“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。”是時，孫權運籌於內，劉備、諸葛亮、周瑜、關侯等合謀並智，方拒得曹操，敗之於赤壁。亦未為奇政，緣曹操雖知兵，而未免獨任。要是吳事力差弱，所以資人；劉豫州新敗，所以依人，若吳、蜀勢盛之後，卻無緣合。

赤壁之戰，關侯精兵一萬，周瑜督一萬，程普督一萬，劉豫州、諸葛亮率兵卒不下一萬。

或詢諸葛孔明以三章之約，則曰：“ 濟時以寬。 ”蓋其學自申韓中來。

哥舒翰始亦善用兵，後困於酒色之娛，迫於君命，慟哭而出，潼關喪師二十萬，僅存八千。其子曜有誌複父仇，亦精於用兵。諸孫皆以儒學奮，亙，茂才高第，有節概，亙、嵫、屺皆明經擢第，亦中葉尚儒術致然。李郭之後，文風盛而賢將少，唐室微矣。

軍中不言婦女，“ 婦人在軍中，兵氣恐不揚。 ”孫策、周瑜拔畹城，納二喬，皆國色，是以師婚也。英銳豪俊之氣，固足辦事。畢竟有所溺，則智昏，智昏則防慮疏。策為許貢客箭傷頰，創甚，年二十六卒。瑜為流矢中右協，年三十六卒。

呂蒙疾發，孫權迎置內殿，治護萬方，募有能愈疾者，賜千金。病中瘳，為下赦令，後更增焉。權自臨視，命道士於星辰之下為請命。使其複生，當如何其報也。

房玄齡居秦王府，出入十年，收人物致幕府，居宰相積十五年，議論、書疏、規諫不一。與杜如晦共筦朝政。本傳亦無甚事，而當世語良相必曰“ 房杜 ”。以今觀之，王珪不及魏徵，如晦不及玄齡，然持眾美效之於君，則一也。所以為宰相之職。

魏徵為諫議大夫，展盡底蘊凡二百奏，無不切當帝心。本傳所載十餘事，凡三上疏。王珪為諫議大夫，止諫納廬江王瑗姬、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女樂二事。想推誠納善，每存規益，史臣所以並稱名臣也。

孫樵文自序云：唐廣明元年，狂寇犯闕，駕避岐陽，省方蜀國品藻，朝論旌其才行，詔曰：“ 行在三絕，李潼有曾閔之行；孫樵有揚馬之文，司空圖有巢由之風。 ”餘歎曰：播遷果何時耶，從行無救時之略，乃以三絕自詫。朝論若此，豈止清談廢事。李郭之後，不複有真將，兵權下移於岐汴，而國亡矣。

《廉吏傳》極多上壽，公孫宏八十，第五倫八十餘，李恂九十六，吳祐九十八，張奐七十八，是儀（三國人）八十一，孫謙（《南史》）九十二，蕭效（唐）八十，裴寬七十五，李尚隱七十五，薛玨七十四，歸崇敬八十八，盧鈞八十五。餘不紀卒，葬無考。

古儒生經學極多上壽者，如伏生治（尚書），轅固治《詩》，武帝以賢良召伏恭，建武

四年，帝臨雍拜為司空，皆年九十。任安受孟氏《易》，年七十九；申公受《詩》浮丘伯樓望，水平為侍中，皆年八十。李尤，順帝時遷安樂相，年八十三。晉宋纖弟子受業三千人，鮑靚明《河圖》、《洛書》，年百餘歲。文立、譙周，秦始初皆年八十。陶弘景讀書萬餘卷，何琦耽玩典籍，皆年八十三。葛洪以儒學知名，自號“抱樸子”，年八十一。顏含有操行，年九十三。辛勉年八十。隋公孫景茂好學，開皇初為道淄兩州刺史，有德政；唐曹憲通《文選》之學，皆年百餘歲。歐陽詢年八十五。張嗣宗以經授秦王，年八十三。蕭德言晚節學愈苦，年九十七。魏收擅史學，年七十七。若七十者，亦多有之，茲弗著。

屈突通七十二，尉遲恭七十四，李績八十六，李靖七十九，郭子儀八十五，張萬福九十，烏承玭九十六，吳呂岱九十六，諸將功業雖不同，然皆克享上壽，想無濫殺所致。

武後興大獄，嚴善思為詳審使，平活人百餘家，原千餘姓按囚，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。子向，乾元中為鳳翔尹，三世皆年八十五。

丘和附蕭銑為交州總管，年八十六。子行恭斬寇賊，與兄師利迎謁秦王，累從戰伐功多，年八十。亂世父子以壽終，亦有材智，足以自全也。

諸儒西漢自孔光、張禹、劉歆、揚雄，號為儒者，或依阿取容，或諂事新室，遂至言符命者，以千數。朱文公作《通鑒綱目》標揚雄曰：“莽大夫揚雄。”自是千古定論。

荀彧勸太祖曰：“奉主上以從民望，大順也；秉至公以報雄傑，大略也。”或持論甚正。董昭等欲加九錫，或以太祖本興義兵，正朝寧國，不宜如此，太祖由是心不能平。彧以憂死。是時，劉備以帝室之胄，英雄表表，人望所歸。彧能勸太祖推恩以應人望，廢昏立明，恪秉臣節，退處藩服，真上策也。董昭九錫遂為後日開端，相繼貽禍。

董卓死於呂布，苻生死於堅，安祿山死於李豬兒，史思明死於朝義，魚朝恩死於周皓，朱全忠死於友珪，非人誅之，乃天誅也。

殷羨子浩，北伐無功，桓溫奏廢為庶人。後溫將以為尚書令，浩答溫書，慮有謬誤，閉開數十，竟達空函，大忤溫意，由是遂絕。豈羨投人書於水致，浩有是報耶。

西方鄴所為不法，判官譚善達數諫。鄴怒遣人告善達受金，下獄。善達素剛，辭益不遜，

死於獄。鄴病，見善達為祟卒。人之生死，一氣之聚散也，血氣雖已散，冤恨之氣不散也。五代武夫用世，將謂那時，天烏地黑，劫嘯時節，不複有報應，卻又自分曉。

卷三

太公曰：“富之而觀其無犯，貴之而觀其無驕，付之而觀其無轉，使之而觀其無隱，危之而觀其無恐，事之而觀其無窮。”太公又曰：“一曰問之以言，以觀其辭；二日窮之以辭，以觀其變；三日與之以間諜，以觀其誠；四曰明白顯問，以觀其德；五曰使之以財，以觀其廉；六曰試之以色，以觀其正；七曰告之以難，以觀其勇；八曰醉之以酒，以觀其態；八徵備，則不肖別矣。”《周書》云：成王訪周公以民事，周公陳六事，以觀察之作官人，曰：“富貴者，觀其禮施；貧賤者，觀其德守；嬖寵者，觀其不驕奢；隱約者，觀其不懾懼；少者，觀其恭敬；好學而能弟壯者，觀其潔廉；務行而勝私老者，觀其意慮，慎強其所不足而不逾。父子之間，觀其孝慈；兄弟之間，觀其和友；君臣之間，觀其忠惠；鄉黨之間，觀其誠信。省其居處，觀其義方；省其喪哀，觀其真良；省其出入，觀其交友；省其 □□，觀其任廉。設之謀以觀其智；示之難以觀其勇；煩之事以觀其治；臨之利以觀其不貪；濫之樂以觀其不荒；喜之以觀其輕；怒之以觀其重；醉之酒以觀其恭；縱之色以觀其常；遠之以觀其不狎；邇之以觀其不倦。複徵其言以觀其精曲，省其行以觀其備。”《莊子·列禦寇篇》引孔子曰：“凡人心險於山川，難於知天，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，近使之而觀其敬，煩使之而觀其能，卒然問焉而觀其智，急與之期而觀其信，委之以財而觀其仁，告之以危而觀其節，醉之以酒而觀其則，雜之以處而觀其色。九徵至，不肖之人得矣。”此太公、周公、孔子觀人之法，最為詳密。蒙莊澹然，若無意於世者，亦誦斯言。乃知蒙莊一書，不皆寓言也。

莊子曰：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，為之鬥斛以量之，則並與鬥斛而竊之；為之權衡以稱之，則並與權衡而竊之；為之符璽以信之，則並與符璽而竊之；為之仁義以矯之，則並與仁義而竊之。鄧析子曰：原道語皆本此。

諸孫當聯在字為名，餘取在字，自長孫在學外，止有在德、在熔、在甄、在冶甚佳。閱王佩解篇，在字甚多，盡可命名，因錄識之。王者所佩在德，德在利民，民在順上，合為在因時，謀成在周長，有功在力多，昌大在自克，不困在豫慎，除害在能斷，得民在知過，用兵在知時，勝大患在合人心，化行在知和，施舍在平心，不幸在不聞其過，福在受諫，基在愛民，固在親賢，禍福在所密，利害在所近，存亡在所用，離合在出命，尊在慎威，安在恭己。

老子曰：“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”《鶡冠子》與賈誼《鵩賦》同，作賦者，必蹈襲。而柳河東云：《鶡冠子》用《鵩賦》，未知孰是，韓退之卻取其文。

郤儉、梁鵠各受豐爵，不次之除，鵠得法於師宜官，皆號善書者也。魏晉以來，楷書日盛，皆鴻都門學之餘，習正書，遂為後世不刊之法，與李斯之篆、程邈之隸同科。

梁武教諸壬書，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，撮一千字不重者，每字一片紙，雜碎無序。召周興嗣，謂曰：“卿有才思，為我韻之。”興嗣編次之，一夕而成，鬚髮皆白。

《西都賦》云：“清涼宣溫，乃四室名。”宣，義當作喧暖之暄。故《集韻》中以宣宇見二十元。字韻下注云：天子室名也。高炳如說：宣室如字讀，乃武王伐紂而歸於此室。

梁昭明序陶集云：“白璧微瑕，惟在《閑情》一賦。”至傳方發明其意，以為曾祖晉世宰輔，恥複屈身後代。自宋高祖王業漸隆，不複肯仕，故寄跡於酒。《閑情賦》末章云：“坦萬慮以存誠，憩遙情於八遐。”可謂發乎情性，止乎禮義，複何議焉。餘每誦其“總角聞道，白首無成，先師遺訓，予豈墜之”等語，頗有洙泗氣象。

范雲為齊竟陵王府主簿。王守會稽，登秦望山，雲以為山上秦始皇石刻文三句一韻，人多作二句讀之，便不葉韻。雲嘗讀《史記》，誦之如流。頌》亦三句一韻，同。

齊名之人與警策詩句，其實有優劣。天生奇材，天然奇句，皆無對，如鍾王、羲、獻、歐、虞、李、杜、韓、柳、顏、柳，優劣自顯，然故梁武帝蕭子雲評書，皆云：“子敬不及逸少，逸少不及元常。”杜詩、韓筆、顏書規摹大、氣韻高古，餘則失於華巧有餘，如“池塘生春草，園柳變鳴禽”、“紅藥當階翻，蒼苔緣砌上”、“天際識歸舟，雲中辨煙樹”之類，則第二句便不及。“竹送清溪月，苔移玉座春”之類，上一句便不及。當以是推之。

蘇穎濱言：春秋時，先王之澤未遠，士君子重義理、持節操，其處死生之際，卓然凜然，非後世之士所及，蓋三代之遺民也。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，今舍是無以考證。呂東萊推廣此意，考究左氏著書，源流本於此。又曰：初學記言前代人物，醇疵自不逃正論，但本朝儒先文獻相接，未易以愛惜口舌輕議，嗬祖罵佛，豈名教事。要是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爾。

《子華子》：今世之人，其平居，把握附耳，呫呫相為，然約而自保，曾膠漆之不如也。及勢利之一接，未有毫髮之差，蹴然而變乎色。又從而隨之兵，甚矣！心術之善移也。韓文用其意。今夫子居，裏巷相慕悅，至一旦臨小利害，僅如毛發，反目若不相識，落陷阱，不一引手救，反擠之，又下石焉者，皆是也。

張說燕公，文屬思精壯，長於碑誌，詩得江山助，釋學亦詣理超絕。本朝蘇、黃出入釋老、唐人諸集，蓋鮮兼之。燕公躬臨行陣，製敵克勝，本朝諸文儒又鮮兼之矣。

《龜策傳》曰：神能見夢於元王，而不能自出於漁者之籠；身能十言盡當，而不能通使於河、還報於江。賢能令人戰勝攻取，不能自解於刀鋒、免剝刺之患；聖能先知亟見，而不能令衛平無言、莊子稱。仲尼曰：語意同。蘇文云：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，而不能回憲宗之惑；能馴鱷魚之暴，而不能弭皇甫鎛、李逢吉之謗；能信於南海之民，廟食百世，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。句法同。

“杯盤狼藉”出《滑稽傳》，“正襟危坐”出《日者傳》，“舉網得魚”出《龜策傳》，隻改龜字。

餘與客論文曰：“今人文不及古人藻繪處。”客問曰：“如何是藻繪處？”答曰：“古人文純是骨，而後藻生焉；今人文尚無骨，安敢望其藻繪處。”客又問曰：“如何是骨？”答曰：“立意是也。字古不如語古，語古不如意古。”史月湖自言其作文法，傳於曇橘州。

果齋先生云：“作詩寫字都先要有骨，則其進未易量。”

郤昂《岐郇涇寧八坊馬記》為李祐作，云：開元初二十四萬匹，至十九年四十四萬匹。與張燕公為王毛仲作《隴右監碑》略同。然燕公記其政有八，而郤昂止述馬名，燕公文尤奇麗。以《隴右監》石刻並觀，優劣可見。

或曰：西漢之末，王褒文類俳。今觀鄒枚文，已近此體。大率古賦之流，如荀子諸賦，豈非先秦古書，但自王褒以後，至晉唐，文多類俳，皆源流古賦。亦如今時有一項古文，又有一項四六。

《神女賦》云：“願假須臾，神女稱遽。暗然而冥，不知其處。”若韓文云：“行李稱遽。”坡賦云：“開戶視之，不見其處。”是四句之內，兩鉅公皆用其字，韓隱坡顯，優劣自分。

《食貨誌》云：“珠玉金銀，饑不可食，寒不可衣。”後漢劉陶鑄大錢，議亦然。《喜雨亭記》即是用此語。但結尾活潑潑地把捉不得，為不可及。時東坡年二十三。

醉鄉王績，字無功，《祭禹文》云：“潦水降而寒潭清，山光沈而白雲晚。”王勃云：“潦水淨而寒潭清，煙光凝而暮山紫。”《歸田錄》載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云：“浮雲共嶺松長蓋，明月與嚴桂分叢。”亦與“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”同。

權德輿文，史臣讚云：“雅正贍縟。”餘以富貴人為文詞，自然溫潤，歐陽公其儔也。

劉歆云：“孔子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終而大義乖。”《風俗通義》應劭序云：“仲尼沒而微言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。”唐明皇《孝經序》同。

杜子美《說旱》上嚴武，尤為偉論。孟郊上盧使君《養生書》，李義山作《李賀小傳》，白樂天墓碑《劉義傳》，文體奇逸，不應止取其詩。

應劭曰：昔客為齊王畫者，王問：“畫孰最難，孰最易？”曰：“犬馬最難，鬼魅最易。犬馬旦暮在人目前，不類不可，類之故難。鬼魅無形者，不見不見，故易。”東坡《淨因院畫記》“常形常理”用此意。

節孝先生曰：“文字要多作，多作方思熟。餘無日不為文，無時不吟哦。”歐陽公謂為文有三多：看多、做多、商量多。蘇文定公云：前輩文但看做多。

劉禹錫《自傳》敘王叔文事，云：“某官職出於叔文，又複坐累。”不以為諱。

杜牧之自撰《墓誌銘》言：“注《孫子》，推五星說相法。”文學之士多能如此。甥裴延翰為集序：“文似李翺，唐之文風大振。於貞元、元和之時，韓、柳倡其端，劉、白繼其軌，當時學者涵泳攬其英華，洗濯磨淬，輝光日新，苟有作者，皆足以拔於流俗，自成一家之語。延翰是已。”牛僧孺鎮維揚，牧之為書記，召為侍御史，僧孺以小篋邏卒報狀示之，感泣大慚。後為公墓誌，極稱其美，報所知也。牧之名聞一時，累中科目，

意氣揚揚。入一寺，有僧靜坐者見之不顧，旁人為言：“此先輩，近日甚有名譽。”僧亦不答，牧之茫然自失，以是知外名利者之高如此，彼方以趨名利者為可鄙，宜其視之邈如也。

丁翁弱冠苦羸疾，因過汴河上，遇道人，云：“他日聲名滿天下。”又謂公曰：“曾讀《左氏》否？左氏諸大戰反覆熟讀，有快意處，便是得藥。”公如其言，誦之旬日間，氣體頓壯。讀檄愈頭風，誦詩已痁疾，亦自古有之。

朱文公為南豐作年譜，云：“自孟、韓予以來，作者之盛，未有至於斯，何世之知公淺也？”至語錄云：“坡、穀隻是飲酒賦詩快活，後學未喻其去取之由，會當有解其意者。”

李賀云：“天若有情天亦老。”少遊詞：“天還知道，和天也瘦。”朱文公以為褻瀆天帝，乃是過用長吉語。

李方叔贈汝州太守詩云：“安得吾皇四百州，皆如此邦二千石。”

王梅溪《西施舌詩》云：“吳王無處可招魂，惟有西施舌尚存。曾共君王醉長夜，至今猶得奉芳尊。”有戒淫殺之意。偶與寮友言之，答云：便可入《清源續詩話》。

熊克進《九朝要略》，轉一官，李龜朋以詩賀之，云：“翰苑前資漢碩儒，苦心何翅十年餘。修成當代將來法，讀盡生平未見書。黃巴奏篇登禦府，紫綸加秩下宸除。近臣已是聞天語，鸞鵲催歸定不虛。”

李士美《拜相雙親無恙生日詩》云：“府前拍拍鶴翎開，府裏紛紛賀客來。尚書左丞生是日，溫詔欲挽陽春回。下堂拜賜上堂去，堂上雙親相顧語。願身親見兒長年，萬歲千秋佐明主。”生封父敷文閣待製。

楊元素、張子野、陳令舉至吳興，東坡目為三面胡琴。又州妓有姓周、邵者，呼為二南。子野賦《六客詞》。後子野、令舉、孝叔皆已物故，惟東坡、元素公在爾，元素詩寄東坡云：“仙舟遊漾霅溪風，三奏琵琶一艦紅。聞望喜傳新政異，夢魂猶憶舊歡同。二南籍裏知誰在，六客堂中已半空。細問人間為宰相，爭如願住水晶宮。”

陳公輔詩：“白髮鬅鬙未得閑，有時覽鏡笑衰顏。逢人載酒寧辭醉，寓意題詩不用刪。幸有鑒湖堪寄傲，直慚書殿尚通班。豁除簿領塵埃了，卻上蓬萊看好山。”《州宅詩》：“萬疊湖山煙水濱，朱門畫戟間鬆筠。登臨不踏紅塵路，燕寢長居紫府春。晝靜欲驂風外駕，夜寒疑是月中身。我慚白首方懷紱，猶得蓬萊作主人。”又《蓬萊閣歸醉》：“蓬萊閣上醉歸時，猶索芳樽步步隨。啼鳥似來留翠佩，旁人笑為整花枝。腰間半韣黃金印，頭上斜欹白接羅。拍手向他賓從道，使君未老莫扶持。”

《菊譜》，范石湖略，胡少淪詳。遼相李儼作《黃菊賦》獻其主耶律弘基，弘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，云：“昨日得卿黃菊賦，碎翦金英填作句。袖中猶覺有餘香，冷落西風吹不去。”少淪作禦製，誤。

張都監琳好作詞，時芍藥盛放，餘戲令賦之，云：“持節助調羹。”同寮皆笑其誤用梅事，餘曰：“韓詩云：五鼎調芍藥。”張亦舉王維詩“芍藥調金鼎。”《子虛賦》曰：“芍藥之和具而後禦之。”《南都賦》曰：“歸雁鳴鵽，香稻鮮魚，以為芍藥。”師古曰：“芍藥其根主和五髒，又辟毒，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也。”

劉方叔作致語云：東坡道人筆下無一點塵氣，小範老子胸中有十萬兵機。

騎驢三十載，久旅食於京華；廣廈千萬間，願大庇於寒士。倘容屍祿，免令自楚而之滕；庶便奉親，何異以抑而易播。

楊淵《四六餘話》：“國初，處州赴解試止六人，取三人。”士子謝解啟云：“類矍圃之觀人去者，半留者半；如孔門之取友益者，三損者三。”

秦檜子及第，當時暗號有“賦無天地，詩有龍蛇。”後汪彥章賀啟，有“氣塞兩儀及東閣郎君”之句，以譏之。

“一男子之上書，初亦何罪；諸大夫之曰殺，蓋亦無心。”時斬陳東，上時宰啟。

江朝宗與李宰啟：“月明苑外之村，犬厖不盼；風暖桑間之瑞，雉乳白馴。”

周洪道作守，謝監司啟：“居閑從仕一生，長恨於苦心；多病非才二事，恐煩於並案。”東坡詩云：“多病更非才，二事可並案。”

範文正微時，冒姓朱氏，後歸本宗，啟：“ 誌在逃秦，入境遂稱夫張祿；名非霸越，乘舟偶效夫陶朱。 ”用範雎、范蠡，是當家本事。

孝宗即位之九年，再上太上尊號，宣鄭聞與周必大草詔，云：“ 未央上號，符漢皇之九年；興慶推尊，邁唐宗之再請。 ”太上冊夏後，時洪內翰草詔，云：“ 太姒之事太任，長秋之奉長樂。 ”

劉錡贈官之製，岑彭亡而公孫平，諸葛死而仲達走，自古皆有死。嗟，汝誌之未伸，與賊不俱生，尚弧忠之可亮。高城才百餘裏，此去何難哉；寒食止數日間，少住為佳耳。決獄幾何錢穀，出入幾何請問。其略會計而已，牛羊茁壯而已，願效其能。

王季海代蕭特啟答泉守：魯柝聞邾，雖限封疆之遠；楚波及晉，宜修幣帛之恭。

王陽為孝子，王尊為忠臣，仰一時之高節；伊尹格皇天，伊陟格上帝，掩異姓之殊勳。織文鳥章，白旆央央，山甫之北伐；袞衣繡裳，赤舄幾幾，周公之東歸。

陳阜卿為教官答職事啟：“ 青衫試吏，患在好為人師；絳帳橫經，未必賢於弟子。 ”賀陳殿院啟：“ 坐崇薄俗，共仰伯夷之風；立辨冤民，屢浹真卿之雨。 ”

劉正甫行韓郡王贈官詞：“ 念一代所宗，無如老臣者；使九原可作，豈畏匈奴哉。 ”又行南班詞：“ 葛藟之在河滸，能芘其本根；杕杜之生道周，蓋傷於寡特。 ”蓋王室之強大，必公旌之盛蕃。又進《太上皇曆日表》云：“ 雖宸心之運，問朝野而不知；而聖政之乖，係日月而可考。 ”

蕭振侍郎，秦檜當國日自四川謫他州。未幾，秦死，再知四川。誥詞云：“ 刻印銷印如轉圓，朕常虛已；失馬得馬若反掌，卿勿容心。 ”趙莊叔行。

江朝宗土留守湯相，關中複留蕭相國，人傑已能用之。江右自有管夷，吾國事不足憂矣。“ 吾寧身蹈東海，獨仲連不欲帝秦；至今名重泰山，微相如何以強趙。 ”醒庵行胡邦衡詞。

蔣世修脫身簿尉中，係馬庭階下，以其便做教官故也。又作紹興蔣相致語：“ 曲水流觴，

將舉暮春之禊；西園傾蓋，好追清夜之遊。甫遂及瓜，敢雲張京兆之五日；誓圖結草，忽忘蘇刺史之二天。”賀湯丞相因進《宗室譜圖》並實錄轉官：“武之穆，文之昭，爛若馬圖之製；皇之墳，帝之典，迄於麟趾之年。謂老馬之智專，尚能識路；若野烏之視眩，難使聞韶。闖門褒博，袖珠玉以見投；隱几侏儒，褚衣裳而倒著。”

四六本祇是便宣讀，要使如散文而有屬對方善。歐蘇隻是一篇古文，至汪龍溪而少變。鄭侍郎望之云：“四六使重不如使輕，使實不如使虛。”樟溪老人，李龜年乃其侄婿，上巳致語云：“三月三日，水邊豈無麗人；一詠一觴，蘭亭自有故事。崇山峻嶺，修竹茂林，群賢畢集，良辰美景，賞心樂事，四者難並。”

“女子近之則不遜，豈容鑽穴以相窺；老夫耄矣無能為，是謂雖鄰而不覿。”廉宣仲嘲一老士大夫與娼鄰壁。

往時作四六者，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，以炫博學，而不思述事不暢。近時文章變體，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，委曲精盡，不減古人。自學者變格為文，迨今三十年，始得斯人，不惟遲久而後獲，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。自古異人間出，前後參差不相待。餘老矣，乃及見之，豈不為幸哉。

慶元二年丙辰，餘丞相拜左相。權直院傳舍人伯壽草麻，首聯云：“天乙之興，中[B216]實為左相。”中[B216]，乃仲虺也。閣門舍人讀麻，既讀破句，又不識“[B216]”字。當日，察院入文字罷，讀麻舍人得旨：今後宣麻人與學士同鎖宿，點句與之，以便宣讀。

呂惠卿遭責，謝表云：“蟲臂鼠肝，悉冥心於造化。”東坡謂：“福建子亦會做文字。”蟲臂鼠肝，蓋譏二蘇。見東坡《論列子由行詞》。

遂寧糖冰，正字劉望之賦以為傘，子山異僧所授其法：榨蔗成漿，貯以甕缶，列間屋中，閱冬而後，發之成矣。其略曰：“逮白露之既凝，室人告餘其亦霜。獵珊瑚於海底，綴珠琲於枯篁，吸三危之秋氣，陋萬蕊之蜂房，碎玲瓏於齒牙，韻亢爽於壺觴。”米帖云：治咽喉諸疾，廣南盛有，不知始於何時。

李泰發題嵊縣黃山庵，云：“十載清遊得重尋，風門小立契初心。上盤直與雲天近，下瞰不知岩壑深。浥露黃花平襯地，著霜紅葉巧依林。他年願結香燈社，竹杖芒鞋數共臨。”先皇考題云：“遼東鶴去幾千年，堂上留題有謫仙。十月山行風露冷，黃花紅葉兩依

然。”右二詩得於剡川相士，黃山庵即其家墳。先皇考為尉時曾遊。

餘主諸暨簿大雄寺行香，見一小石刻中詩，云：“琉璃葉下翦梧桐，綠子青枝埽地空。俗眼如何有青白，好風安得問雌雄。物隨塵境工榮悴，人觸心兵戰異同。隻可輕帆理歸興，暮雲蕭散大江東。”下題奕載，不知何人。時極暑，晝夜鼓風橐，老仆少獲更番不輟。餘誦好風，安得問雌雄。而不記第三聯，因閱舊篋得之，錄以備忘。

卷四

《周禮》：“雞入主旦呼。”漢宮中不畜雞，衛士專傳雞鳴。應劭曰：“楚歌，今雞鳴歌也。”東坡云：“今土人謂之山歌。”

家語以黍雪桃。先公云：“中都貴人家，多以蒸餅並米糕、雪桃。”予乃知“以黍雪桃”之義，蓋桃經水即酸，故用此。

《晉志》云：“地不足東南，天不足西北。八紘之外，名為八極。八極之廣，東西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。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，至下亦如之。”昔黃帝令豎亥步，自東極至於西極，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。不知如何稽考，莫是用經界局步弓打量。

《古今注》：“匏，瓠也。”《詩》曰：“酌之用匏。”《周禮》：“陶匏祀天。”又云：“朝踐用兩壺尊。”故周有瓠壺，形長一尺二寸六分，徑一寸，兩鼻有提梁，取便於用。餘嘗見一瓠壺，形製甚古，豈果周器也。東坡曰：“舉匏尊以相屬。”

《古今注》云：“太公以玄鉞斬妲已。”故婦人以為戒。曹操納袁熙妻為文帝婦，孔融與操書，曰：“武王伐紂，以妲己賜周公。”操以融學士，謂書傳所紀。後見，問之，對曰：“以今度之，想當然耳。”融雖戲操，不為無據。

師之於門人則名之，於朋友則字之，稱於師，雖朋友亦名之。子曰：“吾與回言。”又曰：“參乎，吾道一以貫之。”又曰：“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”是師之名門人也。夫子於鄭兄事，子產於齊兄事。晏嬰曰：“子謂子產。”又曰：“晏平仲善與人交。”子夏曰：“言遊過矣。”子張曰：“子夏云何。”曾子曰：“堂堂乎，張也。”是朋友字而不名也。子貢曰：“賜也，何敢望回。”又曰：“師與商也，孰賢？”子遊曰：“有

澹台滅明者。”是稱於師，雖朋友亦名之也。《論語》書法之嚴，即春秋書法也。

孔子謂晏子“能折衝尊俎，”即孫子所謂“上兵伐謀，其次交兵，其下攻城。”世言善用兵者，暗合孫吳，亦暗合孔子之言。可見凡事不離乎道也。卻穀為詩書之帥，豈嗜殺者耶？文中子曰：“折衝尊俎，不必臨邊。”亦孔子意也。

衛世子蒯聵篡，輒而立，子路死之。孔子哭進使者而問故，使者曰：“醢之矣，遂命覆醢。”乃知漢高祖誅彭越，醢其肉以賜諸侯，乃自春秋時已然。

滕公佳城碑云：“三千年見白日。”逆數上三千年，乃是少昊時節。那時淳古，不封不樹，安得已如此？可疑。

管子弟子職曰：“凡置飲食，鳥獸魚鱉必先菜羹。”注云：先菜後肉，食之次也。弟子之奉師，以菜為頭味。此《論語》所以疏食與菜羹瓜並言。

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古語有之，一見《風俗通》，一見《百家書》，曰：“宋城門失火，汲取池中水以沃之，魚悉露見，因就取之。”及《廣韻》注云：“司門者姓池名仲魚，因救城門火，焦爛而卒。”二說未知孰是。東魏杜弼移檄梁朝討納侯景，曰：“景必據淮南稱帝，但恐城門失火，災及池魚。”嘉熙庚子，城中大火，餘呼百餘人救護，靖越門一帶，拽拔三處屋，支犒六百千及布施三寺，池魚之災甚矣。

《家語後序》：孔子九代孫名最，字子產，從漢高祖，以左司馬將軍佐韓信破楚於垓下，以功封蓼侯，年五十三而卒，謚夷侯。孔子軍旅之事未之學也。九世孫最乃以武功顯。

汪端明應辰請聞人倬：“阜民食牛百葉。”聞人曰：“是何不典之物。”汪曰：“《周禮》注：脾析即牛百葉。”

秦詛楚，文一告巫咸大神，今在鳳翔府，學一告亞駝神，在洛陽劉忱家。其文皆聲楚王熊相之惡，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。治平間，蔡挺又獲朝那湫底所刻。方陶跋己詳，即惠王二十六年，後並天下，二世而亡。佛經云：“咒咀諸毒藥，所欲害身者，還著於本人。”東坡云：“咒咀諸毒藥，兩家各無事。”

祈雨，三代用巫覡，後世用僧道。唐僧不空、羅公遠、一行、無畏，祈雨法各不同。范

石湖《吳船錄》記蜀中祈雨尤不同，增堰壅水入支江，三四宿水即遍。謂之攝水，水皆如期而應。嘉州雷洞初禱，香幣不應，則投死彘及婦人敝履之類以椓觸之，雷風隨發。息壤遇旱，則郡守設祭掘之，掘至石樓之簷，則雨作矣。辛幼安云：親驗，信然。

開元中，魏征寢堂火災三日，詔百官赴吊。古禮亦自有人行者。

孔元用云：葛王孫，原王景，即位之明年，賜錢十萬緡，盡撤去。曲阜孔林宅廟鼎新重，蓋極為壯麗。自據中原後，一人世襲止文林郎，今加為中憲大夫，六歲即差官教導。

淵明家貧，瓶無儲粟，告五子則曰：“汝等雖不同生，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，況同父之人。”韓元長身處卿佐，八十而終，兄弟同居至於沒齒。範子春七世同財，家人無怒色。不知淵明有何產業，慮五子爭分，想是怕他窮撕吵。或云：“亦薄有田園，但將蕪爾。”坐客大笑。

李杜齊名者，有三：東漢李固、杜喬，李膺、杜密，唐李白、杜子美也。若小杜亦有三：漢杜周子延年，亦習法律，故曰小杜律；唐杜審權與悰俱顯，故審權曰小杜公；杜牧之對老杜言，亦曰小杜。前輩已拈出，今書以示子。

柳仲塗之與範景、楊大年之與劉筠齊名，固未至於遼絕。而溫仲舒之視寇準、丁謂之於孫何，君子小人之分，若薰蕕之不可共器，而當時齊名，曰“溫寇”，曰“丁孫”，殆是取其一時文名耳。

端拱二年，曾會由鄉貢首擢進士第二人。廷試日未昃，卷上奏禦。時蜀人陳堯叟亦有俊譽，上覽二人，文相埒，敏亦如之，莫適高下，釋褐並授光祿寺丞直史館，名雖甲乙，而實與等夷。會以親老願補郡，遷殿中丞知宣州。進士起家之榮，古今鮮儷。子文靖公亮孫樞密禮寬，參政從龍，亦其後也。

人知樂全之薦東坡，不知三蘇之始進自雷簡夫之薦。文學如東坡，而潘中行為台官論列謂：“不學無術，嚐販私鹽。”卒以其言貶。

東坡知貢舉，李方叔被黜，其家老乳母大哭曰：“遇蘇內翰知舉，不及第，尚奚望？”閉門而逝。後東坡舉白浮，歐陽叔弼等曰：“君為主司而失李方叔，茲可罰也。”時張文潛舍人在坐舉白浮，東坡曰：“先生昔為知舉而遺之，其罰維均。”舉坐大笑，想老

乳母亦吐氣泉下。

陳密學襄薦賢，一疏三十三人，自涑水至鄭俠，皆知名當世，獨五人不甚顯，如虞太熙、劉載、薛昌朝、吳賁、吳恕，俟考。太熙等尺牘見奕修所藏，有之必皆名士。

唐文若，子西先生之子，喪父後，年十三不學。一日與群兒蹴踘於市，院子見之而泣云：“小官人今不讀書，後將如何？”文若感悟，歸謀於母曰：“院子為吾言若此，今欲讀書，將自讀耶，將從學耶？”母遣從師，遂篤誌向學，弱冠登科，後仕至中書舍人。

盧元傳，初無甚可紀，史臣稱其功緦之戚服，稱其容。本朝呂與叔誌一婦人墓云：“每遇功緦之戚，輒茹素一月。”皆可以風厲薄俗。

崔元暉嬖妾，其子縱以母事之。妾剛酷，雖縱顯官而數笞詬，縱率妻子侯顏色，承養不懈。史為書之。

程尚書珦解《論語》“弋不射宿”，言孔子不欲陰中人之意。至“周公謂魯公”四句，則曰：“可為流涕”。洪慶善作序有云：“感發於孔子之一射，流涕於周公之四言。”魏按行作漕為開板。初書出，秦檜亦自不知，忽有人譖謂是譏諷。魏隨追官，籍其家。程洪皆得罪。

王逢原《蝗詩》，其略曰：“始知在人不在天，譬如蚤虱生裳衣。魚枯生蟲肉腐蠹，理有當然夫何疑。”又長篇云：“至和改元之一年，有蝗不知自何來。一蝗百兒月再孕，漸恐高厚塞九垓。”死時年才二十三，早慧而夭，逢原見器於荊公，以夫人女弟妻之。

薑愚嚐師康節，好施。雪中念王陶，自荷一插剗雪地，行二十里訪之，陶母子凍坐，日高無炊煙，愚解所衣錦裘，質錢買酒肉薪炭附火飲食，又損數百千為之娶。及陶尹洛，愚老而喪明，自衛州往謁之，意陶必念舊哀己。陶對之邈然，但遺以尊酒而已。愚大失望，歸病死。餘謂愚有救人之心，不當萌責報之心。陶嚐劾韓魏公不押常朝班，神宗薄其為人。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，要自不逃清議。薑愚雖一時失望，而不失美名。康節四十餘未娶，亦薑為之娶王允修妹。

程仁霸攝錄事，有盜蘆菔者，實竊，而所持刃誤中主人，尉幸賞以劫聞，獄掾受賕掠成之。盜稱冤，移獄，公直其事，而尉掾爭不已，竟殺盜。及月餘，尉掾皆暴卒。後三十

餘年，公晝見盜拜庭下曰：“公壽盡，我為公荷擔而往。暫對即生人天，子孫壽祿，朱紫滿門。”軾幼聞此言。已而外祖父壽九十，舅氏始貴顯，壽八十五，曾孫皆仕有聲，同時為監司者三人。（案：以上東坡語也）《四朝國史·程之邵傳》云：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，仕至顯謨閣待製。子唐仕至寶文閣學士。是時東坡知其為監司，未知其為宣和間登從列。

蒲宗孟，閬州新井人，嚐日盥潔，有小洗面、大洗面、小濯足、大濯足、小澡浴、大澡浴，用八九人，一浴至湯三斛，他奉義率稱是。蜀人生時一浴，死後一浴。宗孟乃浴洗好潔如此，想不洗底直是不洗，洗底直是洗。《師友談》記載：“蘇叔黨云：浴是間日，人以為勞，公殊不憚。”

《劉氏家傳》云：劉為東海望族，鄉人歌曰：“海州東海富劉家，朐山一族更奢華，牽牛廝兒著錦襖，牽車婢子帶金花。”有名之華者，兩請文解。紹興辛巳，魏公領兵收複海州。之華與父儼謀罄家財輸軍，借補將仕郎，兩上書陳六事，皆恢複大計。孝宗韙之，特賜進士出身，再倅吳門而歿，葬蔡嶺庵，有詩刻石。

許同知為宰時，以詞投稼軒，蒙賞音，即同出訪梅，夜歸，過一人家，禮席華盛，客尚未集。兩人就坐索飲，主人奉之甚謹。許曰：“貴人入宅。”稼軒曰：“決無好事。”諺云：“破家縣令，滅門刺史。”其家乃邑胥之魁，未幾果及禍。

蘇紳嘗疏王德用：“宅枕乾岡，貌類藝祖。”出知隨州，孔道輔亦劾奏之，德用疏言：“宅枕乾岡，陛下所賜；貌類藝祖，父母所生。”又唐都城東西岡，六民間以為乾數，而裴度第在平樂裏，直第五岡，人以其第據岡原譖之。

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，今日請客奏伎，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。劉隗奏曰：“嫡妻長子皆杖居廬。龕暮宴朝祥，慢服之愆，宜肅喪紀之禮。請免龕官，削侯爵。顗等知龕有喪，吉會非禮，宜各奪俸一月，以肅其違從之。”

施宜生北走降金，試日射三十六熊賦，擢高科，入翰林。庚辰年來本朝奉使，舊與張燾子公同舍，因問張子公云：“記得崇化堂前步月時否？”子公答以“翰林想未忘情本朝耶？”

建業謂之鄴，相州亦謂之鄴下。如魏文帝自鄴徙都洛陽，乃相州也。

唐都長安始分山南諸道，乃是終南山之南。祝壽謂之“南山”亦指終南山，東接驪山、太華，西連太白至於隴山，北至長安城八十里，南楚塞，西有石室、靈芝，南有玉堂、陽宮。崔鹹遊終南山，乘月吟嘯，至感慨淚下。

沈公雅度帥閩蜀人師先生古上譙樓，視三山繞州治而下，盤薄於前。沈顧而歎曰：“壯哉！”師曰：“有富貴，無豪傑。”泉南氣候，臘後元夕前亦薄寒，月餘將近驚蟄，便是單衣。初試盧橘、紫茄、紅葵，已如五月間，去家鄉二千五百餘裏，寒燠便爾不同。

淮襄別無險阨，是真渙散易滅之地。

蜀郡西門可六七裏，有杜工部草堂，潭以百花名，初未有花，乃唐冀國夫人在父母家時有異僧墮汙渠中，夫人為浣衣，而百花浮水上。工部嚐賦“浣花流水”之句。夫人歸西川節度崔寧，為小婦。節度入奏夫人能散財破賊人楊子琳，邦人德之，即所居祠夫人。後草堂與祠並稱。端平丙申遭亂，郡城焚蕩，此等遺跡聞自無恙。

張定叟尚書云：青城每郊用十五萬緡縛幕屋，事已撤之，皆諸瑞得之。嚐奏乞從本府出錢蓋屋，庶免逐郊費用，或惜其議不行。餘嚐記先皇考言：城外自來不曾蓋殿宇，宣和間方蓋了殿宇，遂為黏罕駐兵之所。

杜康善造酒，江陰軍人今杜橋即其廬。事具本縣圖經。吐突承璀，閩人也。寧宗時，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，閩嶺最多。

朱茶馬險丙午入對云：掘地得一銅弩，機塗金，上面皆有分寸。次日製一小弩以進，乃知書中所謂往省括於度，至則釋，刖作一句往放也。故箭則必肯於度之分寸，以為射之遠近。此三代弩製度。

石勒得一鼎，容四鬥，中有大錢三十文。

皇考權金部時，點左藏庫，梨園弟子玉帶十有二條，並關侯印，印上有環。

凡物之真者，即有一偽者。久之，知有偽而不複知有真矣。高麗席，側可卷舒，價貴，未易得，四明便造假高麗席。真水晶瑩澈可愛，上饒便造假水晶，色青。（案：此段大

典本裂為二則，今改正）

嶺外代答云：昆侖曾期國海島有鵬，飛蔽日，遇駱駝吞之，鵬翅管可截為水桶。《諸蕃誌》云：勿拔國大魚，長十丈，徑高二丈。木蘭皮國麥粒，長三寸，瓜圍六尺，榴重五斤，桃重五斤，香圓重二十餘斤，萵苣菜一莖重十餘斤。沙華公國蓮長尺餘，桃核長二尺。北方人物果蓏長大，便自與江南不同，外國可想而知。莊生亦據齊諧誌怪之說。《爾雅》云：寓言亦存所本。

對衣謂上衣下裳，一對也。裼襲，裼謂裼開，襲謂重合也。

郝象賢父處俊，天後素銜之，故因事誅象賢，臨刑極罵乃死。自是刑人必以木圓窒口，今用木桃始於此。銀朱方用得二百餘年，古畫皆以朱色別，畫之久近可以此辨。

梅類腦香清，茉莉類海南脫落沈香甘，杏花類篤耨香溫，荷花類蠻沈香烈，素馨類麝香媚，諸花香天韻俱勝絕，諸香品卻有優劣。同此，一英華之氣散在草木禽獸者，豈亦各從其類邪？

予董四明舶務，見高麗國賜都綱張迪等批人參二斤，參字用草頭，《韻略》無此字，有蔘字，云：“ 藥草亦通作參。 ”《玉篇》：蔘下有草頭，蓡字，注同上。今方書悉用參字，高麗用蓡字。

裝潢匠，裝乃裝背，潢則今所謂糊紙者。唐人進奏文字多用潢紙寫。故韓退之集中有“ 用生紙寫 ”之語。諺有云：裝潢子。亦不為無據。

烏始生，母哺之六十日，稍長，子反哺，如母哺之數。一名“ 哺烏公 ”。

卷五

水火，大地之妙用也，陰陽之變化也，故水火命見六秀，作用必大。東南方命而時日在西北者，性必揫斂，謹畏亦主壽，西北方命而時日在東南者，性必疏快、必發達，至於謹畏壽考，決是不過五行貴有歸宿，歸宿得好即貴而壽。

中道無往而不寓，故五行有天德貴人，皆是抑揚欲得其中，如正丁正甲正寅月也，寅火

太過，而以丁為德。二卯月也，卯木太盛，而以申舟德。甲戊庚牛羊，甲戊庚皆金木土之陽，幹也，其氣太過，遂欲其藏於醜未之位。今舉其略，餘可類推。即沈潛剛克、高明柔克之義，若無氣之火，遇亥酉即為息絕，愈無氣，如丙寅戊戌辛酉戊子。張參政命丙申戊戌辛酉戊子，乃謝察推命，一第便不祿，但以意消息，其盛衰得中，即為貴命，過猶不及，災福生焉。

郭璞授《青囊中經》九卷於郭公門人趙載，竊觀未及讀，為火所焚。今世所傳者決是贋本。《陰陽元經》乃趙載撰，不特吊宮作方乃三命之祖，今人以三命生旺之說起於唐李虛中，非也。《龜萊傳》有高人祿命以悅人心之說，又在漢初，其來久矣。景純年四十九，不免南岡之戮。管輅年四十八，不見女嫁男婚。二人材明先見如蓍龜，皆不登中壽。

地理之說與命相通，宗廟比三命，天星比五星，砂形比相法。宗廟、天星、砂形三者並合而無差則，萬不失一。

言子午針者，誣丙午之非。用丙午針者，排子午之失。針法乃五行之樞機、禍福之繩墨，既無定論，何以取準。餘編十餘家之說，引援詳悉，不可盡舉，惟一家云：曾遊曆格古州縣鎮幾百處，皆用子午正針。以是知子午針正法也，中針後人遷就之說也。此是有定位形象之物，必以子午卯酉奠四方，故子午卯酉不易其金木水火之性。

《麻衣易》乃近時戴主簿作。

《道藏》至雜，多房中方術。餘嚐燃香閱之，乃雀卵壯陽等方。張君房所編《雲笈七簽》三百餘卷，卻無此等方術。棲霞宮道藏靈感香火翕習。桑都正云：藏經不全，止有《雲笈七簽》一部。餘答云：《七簽》卻自會靈，不必全也。

《抱樸子》云：道士趙炳，以氣禁人，人不能起；禁虎，虎伏地就縛；以盆盛水，魚龍立見；一尺針入柱，氣吹，釘躍出；療疾以東流水為酌，桑皮為脯。但行禁咒，所療皆除。師事徐登。人為立祠，至於永康，俗呼曰“趙侯祠”，至今蚊蝸不能入。《抱樸子》與後漢所紀者如此，不知後千餘載台民祠事如父母，福庇千里，靈響如一日。

《師友談記》云：徐禧自御史中丞以母喪還，洪府有媼以三世祿命書言人吉凶，禧俾占之，媼曰：“當兵死。”徐怒，媼以書示之，畫一僵屍，身首異處，徐欲坐以妖言付有司，眾解得免。後禧將數萬人守永樂，夏兵圍之數重，軍大渴，開城飲濠，城破被害，

正符媼說。

唐太宗幾為竇建德遊兵所擒，又幾為單雄信槍所及，僅以身免。百戰冒矢石間，可謂危事，不死。後餌那羅爾娑婆寐藥乃死。名醫不知所為。杜伏威與陳棱戰，棱單射中其額，伏威曰：“ 不殺汝，矢不拔。 ”遂馳入棱陣，大呼衝擊，獲所射將，使拔箭斬之，又殺數十人。後好神仙長年術，餌雲母被毒，暴卒。李抱真名將，亦以服餌誤死。乃知藥誤殺又甚於鋒鏑。曰精力、曰精神、曰精氣、曰精血、曰精明、曰精爽、曰精到、曰精詳、曰精妙，皆以精為主。衛生者當謹之苦海愛河狂瀾，弗返其涸也，可立而待。《素問》曰：“ 法於陰陽，和於術數 ”。又曰：“ 凡陰陽之道，陽密乃固。 ”注曰：“ 陰陽交會之要者，正在於陰氣之不泄爾。 ”

端平元年九月中，餘奉京祠方抵舍，發熱不止，面浮目腫，不能食。一醫者曰：“ 非服附不效。 ”左右駭笑，醫曰：“ 行年六十三，不服附耶？ ”餘曰： “ 此柴胡證也。 ”亟取人參和柴胡煎熱，俟呼醫者。茅君仲一到，亦曰當服柴胡，餘出煎熱者示之。三日疾退，目尚多澀，食已則困，不喜啖魚肉，時有饋梨者，乃取一顆啖之，覺意快，再啖一顆，醒然。晚食後亦如之，凡啖梨百五十餘顆，熱證悉平。《本草》載趙鄂事陳衍，《本草》載張杲醫說十便方，煮梨湯皆雲去熱，不可以為果子藥，忽之。

諸香藥香達氣，藿香達表，乳麝木香走經絡，沈香趨下，皆香氣芳烈。使諸藥快營衛一切滯氣。

或曰：蜂臘無美味，人以為珍果。予曰：飲食固取美味，然亦有取其治療者，《本草》：土蜂子去風毒，久服令人悅白，功用甚多。或云：蜂蠆有毒。餘曰：蜈蚣、蛇、蠍皆愈風良劑，何獨之蜂疑之。

宣和間築順州，得枸杞宿根，形如獒狀，獻厚陵。

高疏寮四世祖閌初為太學直學。蜀人雷姓者嚐受《易》於高，每同出入，至一銀鋪，因與其家厚善，鋪家感其意，問曰：“ 尊官豈無所須。 ”雷曰：“ 無他，欲得公鍛銀鼎，當以白金百笏為謝。 ”鋪家駭不敢受，強委之，既畢，鋪家曰：“ 鼎己相贈，敢問何用？ ”雷曰：“ 此鼎日幹水銀五十兩。 ”又嚐至一小藥鋪家，往還甚熟，因告以欲得鋪前藥招如何，婦人曰：“ 尊官畫一新者見贈，便取舊底去。 ”雷贈以金，將舊畫去，畫一新者遺之，皆莫知其故。雷曰：“ 但看吾人他日享用此不盡。 ”隆冬，張其畫於密室，終

日溫然。乃六丁鑽火圖神筆也。（案：此條大典裂作二條，今改正）

米元章不喜韓馬。有周百範者，以龍眠二馬換大防《樓公白集》，大防曰：“古有以妾換馬者，以書換馬自攻愧始。”正似王晉卿欲取東坡海石，錢穆父王仲至謂：“不可許坡，請易以韓幹二散馬。”晉卿難之，穆父欲兼取。蔣穎叔欲焚畫碎石。世上雅事，何時無之，論議紛紛，不及書馬。兩從不作難也。然晉卿以韓馬“照夜白”易米芾家顏書，朱巨川告劉涇，又以硯山一石易韓馬。夫晉卿重於易海石而不靳博顏書，顏書貴矣，元章複以易硯石，又常以韓馬雜它物易劉涇《貞觀御史內史官奴帖》，數捐韓馬以貿易，好嗜自有異耶。米氏《畫史》記馬佳本不定為韓，止云：“唐人妙手，且譏世俗見馬，即命為曹韓筆，宜其不甚愛重也。”

聖人不知後世有佛教，今看說底話已為佛教設，如“明明德”，足了，又添個“新民”，似又足了，又添個“止於至善。”聖人教人之意，其遠如此。佛教隻說一句“明心見性”便了。果齋先生雲。

《楞嚴經》云：烏從來黑，鵠從來白。人天本豎，畜生本橫。白非洗成，黑非染造。從八萬劫，無複改移。

郗皇後妒忌，性酷，及終後，化為蟒。帝為懺罪，今之梁皇懺是也。

符丕時，徐義為慕容永所獲，械埋其足。義誦《觀音經》至夜中，土開械脫，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，遂奔楊佺期，以為洛陽令。

李主好佛，太祖遣僧為間，號小沙彌，導以奢侈，著幹紅袈裟，李主云：“佛亦莫不如此。”小沙彌云：“陛下不讀《華嚴經》，不知佛富貴。”此逛敵語也。庸僧不知出處，拈出作話頭。

韓建治華州，患僧雜犯者眾，欲貸不可，盡治恐傷善類，乃擇有道行者為僧正，訓治之，而非其人反為所憚，久乃悟，判牒云：“本置僧正，欲要僧正，僧既不正，何用僧正，使僧自正。”傳者雖笑，以為適中理。

撫州一祠宇，守亟命掀拆，梁木壓殞凡六七人。池州梁昭明祠，累錢為幡。守紿語邦人，欲集蟠錢為神請封典。銅陵丞攝郡幕，委董其事，拆幡錢近及五萬，丞忽顛仆，嘔血不

救。二守皆遭台評。嘉定間目擊，隱其名氏。

劉道真《錢塘記》：明聖湖在縣南，父老相傳湖中有金牛。古嚐有見其映寶靈泉，照耀流精，神化莫測，遂以明聖為名。孤山釋智圓，字無外，自號中庸子，有命湖光文，擬韓作之者，臨安圖經不詳其事。《錢塘記》一書，今亦不複存，湧金門、湧金池、金牛寺，命名皆以此。

杭僧思聰，東坡為作字說。政和間，挾琴登中貴之門，遂為禦前使臣，蘇叔黨以詩止之曰：“ 試誦北山移，為我招琴聰。 ”

淨慈寺畫壁女像，眼多遭剔去。或曰：撲錢者以塗錢面，則撲者不滿。又曰：倡家取雜粉中，則色媚。又曰：點茶以蟲客，若然，則護伽藍神安在？安吉州祠山行宮女像如人長，眼亦並無全者，小人不識罪福如此，官司亦合有禁。

仲殊長老崇寧中上堂辭眾，是夕閉方丈，自縊死。鄒忠公詩云：“ 送行天莫測，難作瀆中經。 ”殊少為儒雅，工樂府，遊蕩不已，妻投毒羹中，幾死，啖蜜而解，故嗜蜜。東坡為作《老人食蜜歌》。

待製賈易留心釋氏，嚐與楊侍講傑同修西方淨土。一夕，公夢傑曰：“ 我已得生西方淨土，子亦當往。 ”公異之，未幾，聞傑訃。考其亡日，與夢之夕同。後公以壽終之夕，複夢如初。

或曰：齋之用乳，是僧家欲啖以肥蔬腸。餘曰：佛西方聖人其俗，氈裘為衣，乳酪為漿，乳非禁食。故魯督《釋迦文佛記》云：有一牧牛女名難陀波羅，時淨居天王言：“ 太子在樹下，汝可往供養。 ”時於千葉蓮花上取乳糜奉上太子。又《列子》云：巨搜氏之國，具牛馬之潼以洗王足。又記：京師一老醫人云：市中成桶擔賣牛乳以泡飲，食之則膚革充潤。東南人已駭聞。佛氏食乳，不足多怪。

張乖厓遇設廚刲羊及百口，具毛角，召行人估價賣，納錢送僧院，令與羊子轉經。李參政光嚐著有。《薦羊疏文》云：“ 諸處饋羊，既不忍殺，十有三頭，畜養滋久，遂無脫期。 ”今轉變到淨財五十貫足，躬就報恩禪寺齋供。佛僧看轉經文，仍設水陸，薦拔群羊，超生人天者。先輩重物命如此，餘亦效尤，為之懺悔。

采伯皇考未第時，謁靈康，夢神贈金魚一柈，空中呼為“碧落”。侍郎尉剡時，夢樗浦廟神延見，七層塔上金書牌，相字下有謝某名，乃知鼎貴己前定，豈容人力。（案：皇考，原本誤作王考。考采伯乃深甫之子，今改正）

嘉熙三年己亥，吳興人云：來春米價必踴。年時竹簍捕蝦，率以所得占米價。去冬一簍二十餘，故米斛二十千。今歲四十餘，春初一解必四十千。亦龜卜、鳥卜、羊卜之類。吾俗有蛤肥、麥熟、蝦荒之說。

商子《墾令》言：“草必墾矣。”凡二十句，大意欲上下之勤農，戒酣嬉之敗農，使辟淫遊食之民畢農，則草必墾矣。餘仆早晚聲諾時，各令攜草而至，遂不令而自墾。

寶慶乙酉，余寓報慈，改葬亡室，初秋夢歸，自東家四顧，蕩然絕無居室。時夕陽未收，獨步平沙，金星粲屑前由，奇秀層出，旁植桑竹，因賦長篇，覺來略成誦，尚囁嚅口吻間，迨曉止記憶兩句。因筆僧窗，云：“歸來鄰里悉不記，未免驚呼問桑竹。”紹定庚寅，由泉舶除新安，劍浦盜發，余自三山道東嘉而歸。己丑大浸，江岸僅存桑竹。

嘉熙三年己亥冬，奕修迎侍，寓吳興郡治，夢自舊居見城中紅光燭天，如萬炬烜赫，合幘浮屠兩尖燎然在目。庚子中秋前一日，大火，余亟呼二十僕入城救護亡侄寺丞靈櫬，因略望於共樂堂。與己丑之水悉符夢境，無毫髮差。水現夢於前三年，火現夢於前一年，籲！亦異矣。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